

疫情與時代變遷中有什麼是不會變的？ 美濃黃蝶祭線上祭典，敬天愛地始終如一（下）

七我們承諾的，不是有形的誰，而是前
方、腳下這片山谷與
河流。喊出自己的名
字時，我不知為何有
些激動：自主接受、
低頭肯諾，是子民的
學習，也是榮耀。
「有這麼嚴重嗎？」
黃蝶祭會招部分人士
的質疑，現美濃已脫
離水庫魔咒，為何還
不停強調？一直強調
水庫精神不煩嗎？
親愛的，這不是老掉
牙的故事，為著我們
的人生仍每天都有不
被尊重的可能，儘管
反水庫已不是議題，
但那帶著鄉親北上只
想捍衛家園不讓水淹
的精神，還是要代代
相傳下去，只為每個
生命終會遇到要守護
的事物可能消失的威
脅，終渴望找到一個
可以落地扎根的信仰
與價值。

宣示結束，換理事
長致詞，致詞文稿經
同盟夥伴的修改與補
充，理事長有氣度接
納，由一首詩開始，
全文以客語讀出，其
戒慎誠敬的口吻，讀
給天知道，也讀給人
聽，提醒我們思及開
發時遺落的謙卑。
這樣的禮儀，結合
諸多活動，年復一
年，以各種不同形式
變化與重現，只為傳
承、提醒著我庄發展
農耕經濟之餘，莫忘
照看山野自然的存在
——這文化不論是線上
或線下，都不改其精
神與執行力。
一個南方傳統客家
庄，將社會運動轉化
為儀式，並結合自然
踏查和藝術文學等活
動，開闢出台灣農村
新文化一條嶄新的路
徑。

儀式結束，夏日陰
悶潮濕的樹林忽然閃
現一片陽光，說也奇
怪，一群黃蝶就在上
空翩翩飛舞，引來工
作人員仰望及拍照。
我睜眼看望陽光底
下繞旋著的蝴蝶，
說：「謝謝。」人們相
信自然有靈，自然之
靈也會用祂的方式回
應吧。
儀式並不古老，如
同文學音樂或舞蹈也
會走出象牙塔，只為
參與社會、勇於發
聲、保持與天地對
話、同時不忘愛與美
學——這便是美濃黃
蝶祭，在疫病時代不輟
的意義。

文／劉崇鳳
圖／美濃愛鄉協進會
轉載自／微笑台灣—
台灣味—觀點



索

（六）

從旗山到仁德，開
車將近一小時。小
蓉把車窗打開，讓
清新的風吹進來，
同時欣賞著沿路的
光。慢慢開著車，
輕哼唱著喜歡的歌
曲，她覺得心情快
活起來。的確，生
的活力在於想得開、
看得遠、樂觀、真
誠、奮鬥。世間煩
事就像索，只有自
願意，才會纏繞上
身；如果自己不在
意，那就再也沒什
值得放在心上。

車子過了關廟，離
家近了，雨漸漸瀝瀝
的下，路燈也一盞盞
亮了起來。
回到家，停好車子，
才進家門，小蓉就覺
得氣氛似乎不對。父親
在大師椅上猛抽菸，煙
灰缸裏滿滿的菸蒂，煙
整間屋子瀰漫著濃濃
的菸味；姊姊的臉色
則有些激動，而平常
吵翻天的甥子甥女，
竟然乖乖的坐在沙發
上不動，只睜著四隻
眼睛隨著她移動。

「爸，對不起！現在
才回來。」小蓉走向沙
發，在外甥旁邊坐了
下來。
「……」父親沒說
話，只朝她揮揮手，
然後站起來走到屋外
騎樓。
「媽媽，」外甥強強
一臉企盼：「阿姨回來
了，可以看電視了嗎？」
姊姊點點頭，孩子
們立刻歡呼一聲，打

開電視，融入卡
通世界裡。
「姊，怎麼回事？」
小蓉看向姊姊。
「沒事啦！」她
姊姊玉霞從椅子
上起來：「看妳在
外面野了半天，
還是先去洗澡、準備
吃飯，晚上再好好
聊。」

「……」小蓉沒說什
麼，看母親正在廚房
做晚餐，她直接上樓
去了。她直覺這一切
必定與她有關，不過
既然姊姊不說，她樂
得暫時擺一邊，免得
破壞剛剛開朗起來的
心情。

晚飯後，父母和孩
子在客廳看連續劇。姊姊
倆難得談心。
「小蓉，歹勢啦！中
午我是講得過份了些，
本意只是希望你媽早
點覺醒，不要讓爸媽
再為這件事操心。」玉
霞坐在床上：「結果妳
卻突然不聲不響的開
車出去，害我被老爸
罵得『臭頭』。」

「姊，對不起啦！讓
妳們大家擔心。」小蓉
有點過意不去：「其
實，我也知道大家是
為我好，不過……。
姊，最近姊夫有沒有
對妳好一點？」

「妳姊夫，」玉霞的
神色有些黯淡起來：
「大體上還是一樣，眼
中只有他自己，不過
我看得出來，已經有
改變了。唉！真是不可
思議呀！」

「姊，女人在婚姻方
面，似乎註定要扮演
吃虧的角色，這未免
太不公平了！」小蓉說
出自己的婚姻觀：「像
外婆和小阿姨，明明
婚姻不幸，受了一
輩子的折磨，但是外

人卻說那是白頭偕老
的美滿姻緣，這算什
麼？簡直沒道理嘛！」
「婚姻與家庭是講感
情而不是講道理的，
很多事也不見得就表
所看到的那樣簡單。何
況長輩的事，我們也
不便去批評或論斷。」
「姊，可能是妳對婚
姻採取了消極的妥協
和認命。可是我不
同，不美滿的婚姻，
坦白說我寧願不要。」

「妳呀，是新女性和
言情小說看太多，中
毒深了！」
「我承認看過不少，
但是我並不會不講道
理，現在純粹就事論
事。」小蓉繼續說：「婚
姻出了問題，大多數
的人都要求做太太的
多忍耐，似乎問題的
癥結全在於女人；如
果離婚，鄰居親朋也
都會用異樣的眼光來
看妳。女人，難道除
了忍耐、忍耐、再忍耐，
任老公胡作非為外，就
不能擁有自我，讓自己
活得有尊嚴一點？」

「維持婚姻並不是靠
忍耐，」玉霞企圖開導
小蓉：「而是互相尊
重、學習、包容，欣
賞對方的優點、容忍
對方的缺點……。」
「那還不是『忍耐』？」
「不一樣，那是一種
『營造』。沒嫁人之前，
使性子、耍脾氣、不識
柴米油鹽，那是命好、
家人縱容；但是一旦
嫁人了，不見得妳還
能如此好命。如果不
改小肚脾氣、依然故我，
那除非先生寬容，否
則婚姻非完蛋不可。」

「反正男人不是好東西。」
小蓉想起了那段錐心之
痛：「我討厭男人！」
「不要太偏激，為什
麼有人可以幸福美滿，
而有些就要忍受婚姻
暴力？姊不敢說婚姻美
滿，但是經過這麼多
年的努力，妳姊夫已
經態度有轉變，相信
有天他一定會全心愛
這個家的。所以最重
要的是妳該怎麼去『營
造、投入』，而不是爭
取妳在家庭中該擁有
什麼地位和權利。」
「……」小蓉想了一
下：「理論或許如此，
但是理論和實際永遠
有段距離，多年前不
是有位歌星，寫很多
關於家庭和婚姻方面
的文章？講得頭頭是
道，結果呢？她自己還
不是以離婚收場。更
不可否認的是，很多
婚姻問題的發生是出
自於男人。當碰上這
種事情時，仍然要怪
罪女人的話，那女人
也未免太不值錢了。」

「這是身為女人悲哀
的地方，不可能公平
的，妳只有利用智慧
去『營造』。妳要求
公平是可以，不過那
是以後的事，目前社
會妳只有『認命』。沒
結婚前，妳可以睜大
眼睛，但是一旦結婚
了，就只好睜一眼閉
一眼。」

「所以呀！姊，婚姻
是場賭博，在沒把握
進去，」小蓉想起了那
對老夫婦：「並不是我
不想結婚，而是男人
實在……算了，沒
碰上志趣相投、談得
來、看得順眼的男孩
前，我不想委屈自己
為結婚而結婚，隨便
就跳進婚姻的漩渦。
但是如果有一天讓我碰
上一位了解我、愛我、
疼我的男孩時，說不
定我會毫不猶豫跳進去，
甚至比姊姊還癡狂，
這種事誰知道呢？姊，

放心好了，妳那麼聰
明又能幹的妹妹會處
理好一切的，OK？」
玉霞看著小蓉不再
說話。已經當了三十
年姊妹，雖然平常小
蓉待人既溫柔又善良，
但是當她堅持一件事
且拗起來時，卻也往
往會令人氣得臉綠牙歪。
這件事暫時是沒有討
論轉緩的餘地了，以
後再說吧。
等姊姊出去了，小
蓉打開日記本，雖然
她不常寫日記，但感
覺特別強烈時，她還
會把點滴感受記下來。
今天發生了不少事，
最重要的是姊姊帶孩
子回來，滿懷歡愉去
迎接卻挨了這輩子最
慘的一次罵，偏偏自
己又無法反嘴，畢竟
姊姊也是出自善意。
「妳以為漂亮有本
錢？妳知道妳幾歲了？
阿興有什麼不好？能嫁
給他該偷笑了！」
難道妳想一輩子當
老處女、老姑婆？還
妳真的認為孤芳自賞、
守身如玉就是聖女，
可以不食人間煙火？
自由戀愛、心心相印、
這套少來。
一個女人連自己都
嫁不出去，其他的什
麼都是假的。現在妳
年輕，可以不在乎，
可是等妳老了沒伴，
妳就會知道後悔。
妳別以為守著一位
已經不要妳的男人，
就會有人說妳專情，
為妳建個貞節牌坊。
不要傻了，還是趁有
人要的時候把自己嫁
掉比較實在。」
（未完）

文／笠民鍾鐵鈞